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交换的工具	1
欧洲：交换下限的齿轮	4
普通集市今昔相似	4
城市和集市	6
集市的增多和专门化	8
城市必须进行干预	15
伦敦的情形	19
最好是要进行计算	21
英国如此，欧洲亦然	28
形形色色的市场：劳动力市场	29
市场是一条可以移动的界线	35
在市场的下面	40
店铺	42
商店的专业化和等级化在发展	49
商店征服世界	51
兴旺的原因	53
商贩的繁忙活动	58
贩卖是否属于过时现象？	63
欧洲：交换上限的齿轮	64
交易会是不不断改进的旧工具	65
城市沉浸在节日气氛中	70
交易会的演变	73
交易会和流通渠道	76

交易会的衰落	77
堆栈、货房、仓库、粮库	79
交易所	82
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	86
在伦敦，一切从头开始	93
是否有必要前往巴黎？	97
交易所和货币	99
欧洲以外的世界	101
处处都有集市和店铺	102
市场的基本覆盖面是可变的	106
贩夫或是巨商的世界	108
印度的银行家	112
交易所少，交易会多	115
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并驾齐驱吗？	123
假设性结论	125
第二章：市场与经济	128
商人和商品流通渠道	130
来和回	130
流通渠道和汇票	133
周转不灵，交易不成	134
关于回程的困难	136
商人间的合作	140
商业网、分区控制和征服	145
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	148
葡萄牙人和西属美洲：1580 至 1640 年	153
互相对抗的商业网，正在灭亡的商业网	156
具有进取性的少数人	159
商品增值以及供求关系	162
商品增值	162
供求关系：原动力	168
单说需求	172
单说供给	176

市场的地理分布	180
商行的活动地盘	181
城市的活动地盘	185
原料市场	188
贵金属	192
民族经济和贸易盈亏	203
“贸易盈亏”	204
有待解释的几个数字	206
1700 年的法英贸易盈亏	208
英国和葡萄牙	211
东欧和西欧	214
贸易的总体平衡	217
印度和中国	221
确定市场的位置	226
自动调节的市场	227
贯穿几百年时间看市场	228
今天的情形能否作证?	232

第三章： 生产部门或资本 主义在别人家里

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	235
“资本”一词	236
资本家	239
资本主义：一个新近出现的词	242
资本的实在	244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247
通过一系列计算看资本	249
部门分析的意义	254
土地和金钱	256
资本主义诞生的前提	259
广大农民的人数、惰性和生产率	260
贫困和苟且偷生	262
长时段不排斥变化	263

领主制在西欧并未死亡	266
蒙塔尔多	271
越过障碍	273
从欧洲的边缘到中心	275
资本主义和“二期农奴制”	275
资本主义和美洲种植园	282
牙买加的种植园	289
回到欧洲的中心	291
路易十四时代巴黎附近的布里	293
威尼斯和威尼西亚共和国	295
十九世纪初罗马农村的奇景	299
托斯卡纳的农庄	303
先进地区只是少数	305
法国的情形	307
资本主义和前工业	311
四种类型	311
于贝尔·布尔让的分类对欧洲以外的地区是否适用?	316
农业与前工业并不绝对分割	319
工业救世主	321
手工业者的流动性	322
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乡村	324
有没有先导工业?	326
商人和行会	329
包买商制度	332
包买商制度在德国	336
采矿业和工业资本主义	339
新大陆的矿山	343
盐、铁和煤	345
手工工场和制造厂	347
旺洛贝家族在阿布维尔开设的手工工场	356
资本与会计	359
关于工业利润	362
瓦尔特·霍夫曼定律(1955年)	366

运输以及资本主义企业	370
陆路运输	371
内河航运业	380
海上航运	385
可以计算的实际情形：资本和劳动	393
失败多于成功	397
第四章：资本主义在自己家里	399
在商业社会的高层	401
商人的等级	401
专门化仅在下层进行	403
商业的成功	408
出资人	412
信贷和银行	418
货币不是藏起，便是流通	424
资本主义的选择和战略	429
资本家的精神	430
远程贸易或巨额利润	432
接受培训和打听消息	438
“没有竞争者的竞争”	444
国际规模的垄断	448
一次失败的垄断尝试：1787 年的胭脂红市场	454
货币的欺诈	457
特别高的利润，特别长的期限	463
商行和公司	469
商行的发展初期	469
两合公司	475
股份公司	476
发展并不迅速	480
大商业公司的前身	481
三率法	483
英国的大公司	487
公司和经济环境	490

公司和商业自由	493
仍然是三个层次	495
第五章： 社会或“集合的集合”	499
社会梯级	503
社会的多元性	506
纵向观察： 特权者的人数有限	508
社会地位的变动	516
怎样把握住变化？	520
欧洲社会状况的同步演变	522
昂利·比兰纳的理论	524
法国的“绅士”或长袍贵族	528
从城邦到领土国家： 奢侈和摆排场	536
革命与阶级斗争	542
几个例子	547
秩序和骚乱	552
在水平面以下	555
走出地狱	564
无孔不入的国家	566
国家和任务	566
维持秩序	568
支出超过收入： 借债	571
卡斯蒂利亚的债券和债约	575
英国 1688 至 1756 年的金融革命	579
财政收支、经济环境和国民产值	583
关于金融家	588
法国的包税人以及包税所	593
国家的经济政策： 重商主义	599
不完美的国家面对社会和文化	606
国家、经济和资本主义	612
各种文明并不始终持否定的立场	614
文化传播的作用： 伊斯兰的范例	614
基督教义与商品： 有息贷款引起的争论	619

清教主义等于资本主义吗?	628
地理回顾说明许多问题	631
资本主义等于理性吗?	635
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 一种崭新的生活艺术	642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世界观	645
欧洲以外的资本主义	646
远程贸易的奇迹	647
诺尔曼·雅科布的直觉和论据	650
政治和社会	659
结论	668
注释	670
索引	707
图表目录	753
画片目录	755

第一章

交换的工具

一眼可以看出,经济分成两大领域:生产和消费。一切从生产开始和再开始,一切以消费结束和归于消灭。马克思^①写道:“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这是一个普通的道理。蒲鲁东说过,干活和吃饭是人唯一的、显而易见的目的,他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但在两大领域之间,有一个第三者挤了进来,它像河流一样细长和活跃,也一眼便可认出:交换,或者说,市场经济;在本书探讨的几个世纪里,市场经济既不完备,又不连贯,但已带有强制性,肯定还具有革命性。在顽固地趋向习惯的平衡、稍有偏离便立即纠正的整体中,市场经济是变化和革新层出不穷的区域。马克思称之为流通领域^②,我深信这个说法是恰当的。当然,生理学上的流通一词被借用到经济学^③来以后,包括着太多的含义。杜尔哥全集的出版商 G. 席勒^④说过,杜尔哥曾想编写一部《流通论》,书中谈的是银行、约翰·劳体系、信贷、汇兑、贸易以及奢侈,也就是说,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几乎全部经济活动。就在今天,市场经济这个词不也具有有一种广义,远远超出流通和交换的普通范畴^⑤吗?

可见有三个领域。在本书第一卷中,我们谈的主要是消费。我们在后面几章将研究流通。有关生产的困难问题留到最后去讲^⑥。这倒不是有意同马克思或蒲鲁东唱反调,不承认生产问题

是主要的问题。历史学家是逆向观察者,他很难从生产这个模糊、不易辨别和尚未盘点清楚的领域着手。相反,流通具有便于观察的优点。那里的一切都在躁动,各种运动暴露无遗。市场的噪音肯定要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去。从阿雷蒂诺曾纵情眺望日常景色^⑦的同一个窗口,我能找出1530年前后威尼斯里亚托广场上的批发商和零售商,这样说毫不夸张;我还能进入1688年间乃至更早以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并且不会迷失方向,我几乎要说,即使做几笔投机生意也不致出太多差错。乔治·古尔维奇或许立即会反驳说,便于观察的事物很可能是无足轻重或次要的事物。我虽然不敢如古尔维奇一样肯定,但我认为,杜尔哥在研究当时整个经济时优先注意流通,不可能全盘皆错。何况资本主义的产生与交换有密切联系,这一点难道是无足轻重的吗?最后,生产要求分工,分工迫使人们进行交换。

谁又真的想缩小市场的作用呢?即使初级市场也是供求双方求助他人的理想地点,否则就不存在普通含义上的经济,而只有一种自给自足或非经济的“封闭型”生活。市场是一种解放,一种开放,是进入另一个世界,是冒出水面。人的活动,人们交换的剩余产品从这个狭窄的缺口慢慢通过,其困难程度最初不亚于圣经故事所说的骆驼从针眼通过。针眼后来扩大了,增多了。这一演变过程的终端将是“市场遍布的社会”。^⑧我说的是在过程的终端,也就是说市场的普及相当缓慢,并视地区而异,从不在相同的时间,或以相同的方式实现。市场的历史可见并不是简单的线状发展。传统的、古老的市场与近代的、现代的市场相毗邻。即使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找到和汇集有代表性的形象确实不难,但要确切规定其相互关系却殊非易事,甚至在得天独厚的欧洲也不例外。

这个潜在困难之所以产生,难道也是因为把十五至十八世纪这段时间选作观察范围还嫌不够长?理想的观察范围理应扩展到

迄今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市场。这是蔑视一切传统观念的卡尔·波拉尼^⑨曾经涉足的广阔领域。但是把古巴比伦的所谓市场、今天特罗布里恩群岛原始人的交换渠道、中世纪和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市场笼统地放在一起说明，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我对此不敢完全



威尼斯里亚托桥。卡帕乔奥作画，1494 年。

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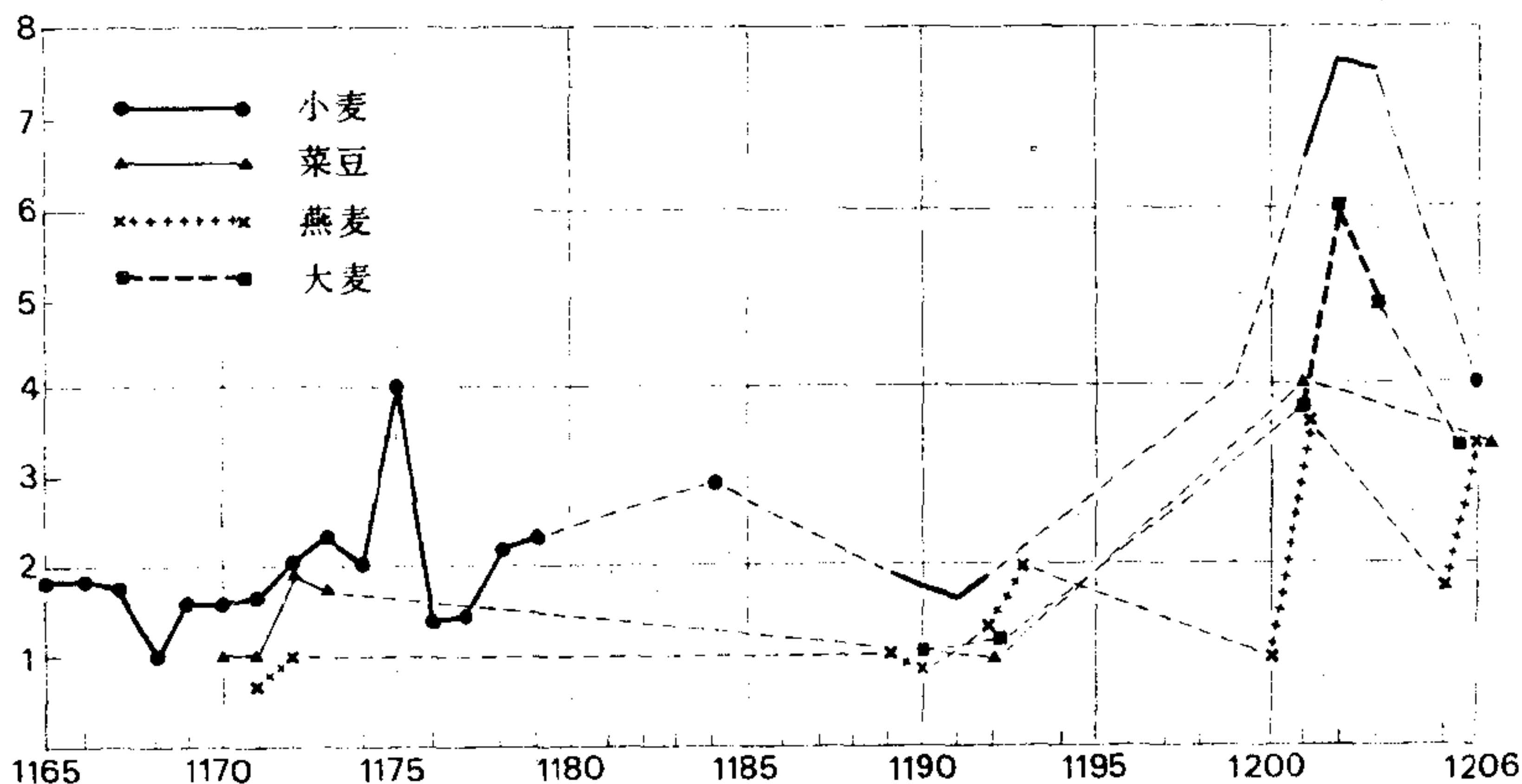
总之，我们将不是一开始就立即进行一般性解释。我们将以描绘为起点。首先描绘欧洲，这是我们了解较多的基本见证人。然后再描绘欧洲以外的地区，因为任何描绘如果不是真正围绕世界一周，就不能随后开始解释。

欧洲：交换下限的齿轮

现在首先来看欧洲。早在十五世纪以前，欧洲已消灭了最古老的交换形式。据我们的了解或猜测，从十二世纪起，价格便处在波动状态^⑩，这证明“近代”市场业已建立，有时能互相结合，构成初步的市场体系，组织起城市间的联系。其实，集市基本上设在城镇。乡村集市^⑪在十五世纪虽然已经存在，但为数极少，不值得重视。西方城市独吞了一切，使一切都屈服于它的法律、苛求和监督。集市变成了它的一个齿轮。^⑫

普通集市今昔相似

初级集市今天依然存在，至少在近期内不会消灭。它们定期出现在城市的习惯场所，总是那么杂乱拥挤，喧嚷嚷嚷，冲鼻的香味与新鲜的食物比比皆是。以往的集市也大致如此：几块木板，一块防雨布，每个摊位都按事先确定的数字登记编号^⑬，并根据当局或地产主的要求交费；成群的顾客，众多收入甚微但忙忙碌碌的帮工：从搬嘴弄舌著称的剥豆荚女人，代客剥青蛙皮（成筐的青蛙用骡驮到日内瓦^⑭和巴黎^⑮）和从事搬运、清扫和赶车的小工，私下兜售的小贩，继承父业而又喜欢吹毛求疵的市场管理员，二道商贩以及从衣著便可一眼认出的农民，物色便宜货的市民，串通起



1. 英格兰早期的物价波动

根据 D. L. 法默:“安茹王朝时代英格兰的某些价格波动”,《经济史杂志》,1956—1957 年,第 39 页。请注意继 1201 年歉收后,各种粮食的价格同时上涨。

来(有钱人的说法)报假帐揩油(当时称作“捞外快”)①⑥的女仆,在集市售货的烤面包师傅,在街头和广场乱摆肉摊的屠户,批发商(经营鲜鱼、奶酪或黄油)①⑦,税吏等等。最后,到处堆着各种商品:黄油,蔬菜,奶酪,水果,水淋淋的鱼,野味,现买现割的肉,卖不出去的存书(其纸张用于货物包装)。①⑧此外,还有柴草、木料、羊毛、大麻、亚麻乃至土布从乡村运来出售。

初级集市之所以几百年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肯定因为它的简单朴实是无法超过的;容易腐烂、不宜存放的食品直接从附近的田园运来,自然十分新鲜。价格低廉也是个原因,初级集市是最直接、最透明和监督得最好的交换形式,那里进行的主要是“第一手”交易①⑨,避免了欺骗。或许可以说是最公正的交换形式。布瓦洛的《行业志》(于 1270 年前后写成)②⑩说得好:“送食物来集

市出售,这才叫公道合理,货物的优劣和价格的贵贱,都在众目睽睽之下;集市出售的东西,无论贫富,大家都能购买”。用德语的说法,这是“手握着手、眼对着眼贸易”^{②①};这是直接的交换:当场拍板成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难得出现赊帐的事^{②②}。这种古老的交换形式在庞培、奥斯蒂亚或古罗马时代的提姆加德业已存在;再上溯几个世纪乃至几千年,古希腊曾有集市,在古代中国及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也存在集市,交换在巴比伦出现尤早^{②③}。欧洲人描绘了“邻近奇蒂特兰的特拉尔台戈”^{②④}集市(墨西哥)的五彩缤纷以及“管理得井井有条”的黑非洲集市,那里的成交额虽然微不足道,但其秩序却令人赞叹^{②⑤}。埃塞俄比亚市场起源之久,今天已无从查考。^{②⑥}

城市和集市

城市通常每周有一至二次集市。为保障市场供应,乡村必须有生产和汇集食品的时间,并且能抽出部分人手去从事销售(主要是妇女)。当然,在大城市里,集市趋向于经常化,例如巴黎便是这样,虽然在原则上(事实上也往往如此)集市仅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举行。^{②⑦}总之,间断也罢,连续也罢,城乡之间的这些市场,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在已知的所有交换中占的份额最大。城市当局因此对集市的监督管理抓得很紧,这对它们是个紧要的问题。权力机构近在咫尺,处置迅速,密切注视着价格。在西西里,商贩的讨价只要超出定价一个“格拉诺”,就有可能被判处苦役!1611年7月2日,巴勒莫曾出现过这种情况。^{②⑧}在沙托丹^{②⑨},烤面包师傅凡被三次抓住把柄,就得“如香肠一样捆绑结实,毫不宽贷地从货车上扔下”。这一惯例始于1417年,奥尔良家族的查理当时授予助理法官巡查面包铺的权利。面包商直到1602年才争取到取消这一刑罚。



巴黎的面包市和家禽市，奥古斯丁滨河大道，1670 年前后。

监视和压制未能阻止集市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兴旺和膨胀，并且成为城市生活的核心。在固定日期招徕顾客的集市是社会生活的天然中心。集市是人们会面、商量、骂街甚至打架的场所；是私下串通制造事端从而惊动官府的场所；是巡逻队难得动手干预（轻易不干预，每次干预总要闹出一场好戏）的场所^{③①}；也是政治新闻和各种流言蜚语的传播场所。1534 年，在诺福克郡费克纳姆集市，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亨利八世国王的行为和计划^{③②}。年复一年，我们在哪个英格兰集市上听不到布道牧师激烈的言词？在场的群众对各种事业都能动心，甚至慈善事业。集市也是商讨家庭间或事务性契约的最好地点。我们从公证人卷宗中看到，“十五世纪在萨莱诺省的齐福尼，每逢集市，除出售食品、手工业品和土产品之外，土地买卖契约、长期租赁契约、馈赠证书、结婚证书、嫁奁证书的订立比例（比平时）较高。”^{③③} 集市使一切加快

节奏,甚至也合乎情理地使店铺的生意兴旺。例如,在十七世纪末英国的兰开斯特,店主威廉·斯图脱“每逢集市”,总要多请帮手。^{③③}这大概是条普遍规律。除非店铺在开集市那几天遵命停业,这在不少城市也是常有的事。^{③④}

集市处于人际关系的中心,饱含哲理的俗谚足以为证。这里试举几个例子^{③⑤}：“沉默寡言的审慎和体面除外,一切都在集市出售。”“买下没有上钩的鱼,到头来只会落得一场空。”谁不懂买卖的诀窍,“到集市上一学便会”。“既想着自己,也想着集市”,这等于说,也想着别人,因为集市上不会只剩下你孤身一人。一句意大利谚语说,聪明人“与其柜子里有钱,宁要集市上有朋友”。达荷美今天的民俗还认为抗拒市场的诱惑是明智的表现:“听到招揽生意的叫卖声,聪明人回答说:‘我的出帐不超过进帐’。”^{③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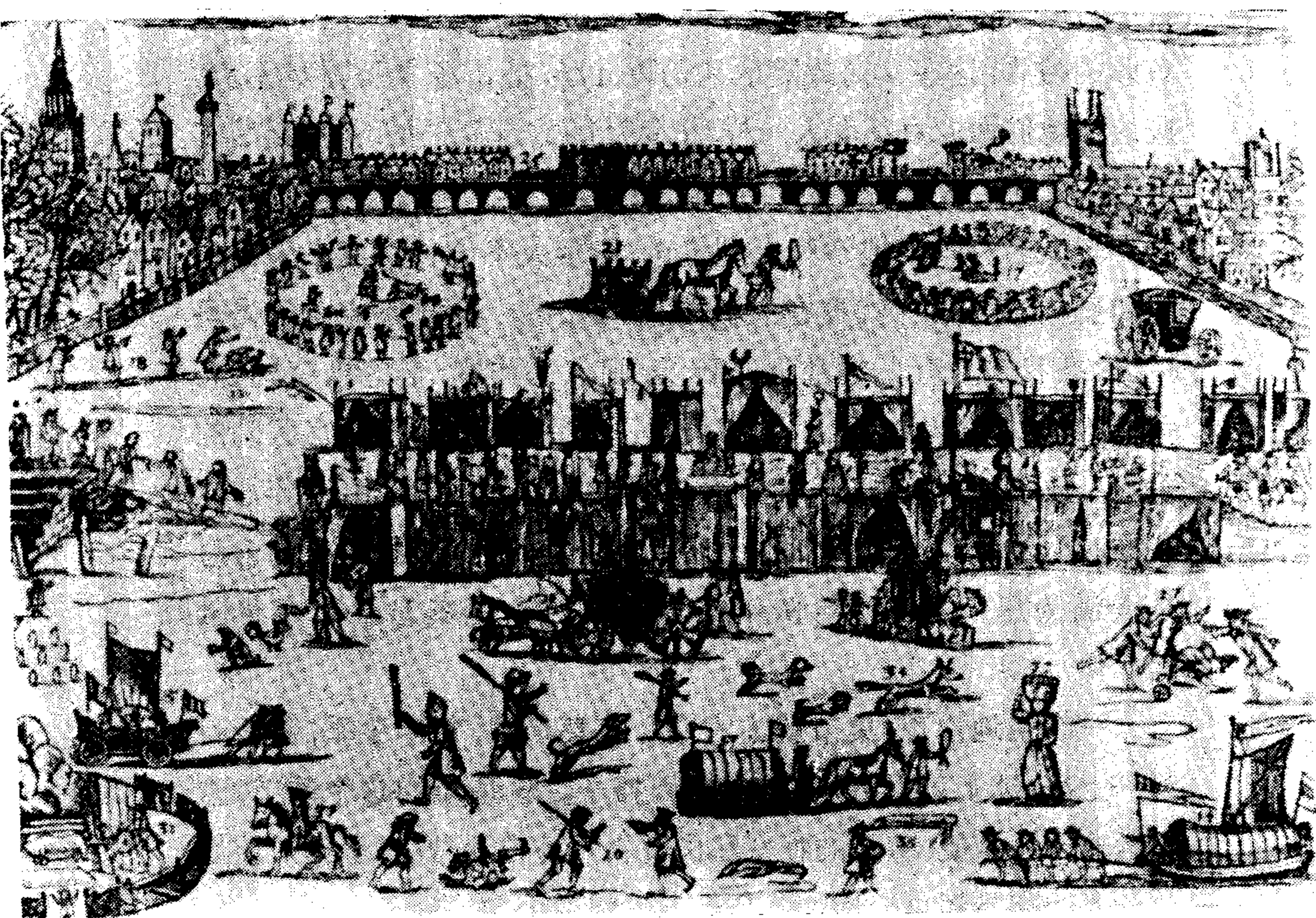
集市的增多和专门化

设在城市的集市与城市一起壮大。它们不但数量增多,而且规模扩大,以至过分狭窄的城区容纳不下。由于它们代表着时代的前进步伐,它们的发展简直势不可挡,造成人群拥挤、垃圾遍地和交通堵塞,市政当局对此无可奈何。解决的办法或许是把集市迁往城门口、城墙外和市郊。开设新市场时就往往这么做,例如巴黎在圣安托尼关厢的圣贝尔纳广场(1643年3月2日),“在圣米歇尔门和护城壕之间,在唐费尔街和圣雅克门之间”(1660年10月)^{③⑦}开设了新市场。但原在市中心的旧市场仍然保留;即使稍稍移动它们的位置也很不容易,如圣米歇尔桥的市场于1667年从桥上挪到桥头^{③⑧},半个世纪后穆夫塔尔街的市场挪到附近“主教公馆”院内(1718年5月)。^{③⑨}新市场不取代旧市场。随着市区扩大,城墙的位置不断外移,因而原先规规矩矩沿墙设置的市场总有一天又回到城里,并且从此保留下来。

在巴黎,高等法院、市政长官和警察总监(从1667年开始)拼命想把集市控制在恰当界限内,但都是白费力气。1678年间,圣奥诺兰街无法通行,因为“在坎兹万肉店附近不按规定新开设了集市,逢到赶集的日子,乡下和城里的许多女商贩临街摆摊,妨碍交通,虽然这是巴黎过往行人最多的通道之一,理应畅通无阻”^{④①}。明明是胡作非为,但又有什么办法?这里腾空一块地方,势必在别处又占上另一块地方。将近五十年过后,坎兹万的小市场仍留在原地,警官布吕塞尔于1714年6月28日在给夏特莱的上级的报告中写道:“首先,我今天去坎兹万小市场买面包,接到了市民对鲭鱼贩的控告,这些女商贩随地乱扔鱼肚肠,把市场弄得腥臭不堪。应该让她们像剥豆荚女人一样,把鱼肚肠放进篮子里,然后再装车运走。”^{④②}更令人吃惊的是:“油膘市”,每逢受难周,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名符其实地举行大型集市,巴黎人不论贫富都来采购火腿和肥肉。公平秤就设在大教堂的门廊下。人群为秤肉争先恐后,你推我挤。有人趁乱开个玩笑,闹点恶作剧,干些扒窃勾当。负责维持秩序的法兰西卫队的表现不比别人好,附近主宫医院的殓殓工放肆地逗笑取乐。^{④③}尽管如此,格拉蒙骑士于1669年居然获准在“圣母院和宫岛之间”设立新市场。每逢星期六,广场上总是人满为患。宗教游行队伍或王后的四轮马车怎么能穿行其间?^{④④}

一有空地出现,集市就去占领。在莫斯科,每年冬季,莫斯科河一上冻,冰上就摆开店铺、木棚和摊子。^{④⑤}每年的这个季节,雪橇运输十分方便,宰杀的牲畜和肉类在户外自动结冻,圣诞节前后市场上的交易额总会增加。^{④⑥}十七世纪的伦敦,冬天冷得出奇,狂欢活动能在封冻的河上举行,气氛尤其热烈:“在整个英格兰,狂欢活动从圣诞节一直延续到主显节前夕”。“临时搭起的小酒铺比比皆是”,当街烤着整扇的牛肉,西班牙葡萄酒和烧酒吸引全体居民,

甚至国王有时也亲自光临(1677年1月13日)。^④但在1683年1月和2月,事情变得有点不妙。特大寒潮袭击了城市;在泰晤士河的出海口,大块浮冰险些把冻住的船只压个粉碎。粮食和商品不足,物价三倍、四倍地上涨,冰封雪阻的街道不能通行。城市的活动迁到河上,河面变成货车和客车的通衢大道,商人、摊贩和手工业者在那里搭盖棚屋。一个庞大的集市凭空冒了出来,其规模之大足以衡量首都人口之多;当时曾亲历其境的一位托斯卡纳人写道,该集市简直像是“巨型交易会”,“江湖骗子、小丑以及各种变



1683年泰晤士河上的集市。爱德华·鲁宾逊《英国最早的咖啡馆》一书中复制的这幅版画展现了在封冻河面上举行的集市场面。左侧为伦敦塔;画面后方为伦敦桥。